文案：

我站在硝烟里朝他挥手，弹片划过我的脸颊，爆炸声震聋了我的耳朵，在短短几秒的寂静里，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跨过断壁颓垣和残肢败体，拥抱彼此时，脚下踩着血土筑成的新的山河。

————————————————

1.

2031年，华夏。

距离丧尸病毒的爆发不到十年，华夏各个地区的丧尸已经得到控制，城邦正在飞速重建中，大有回到过去繁华的趋势，联盟和各区驻扎基地的成立帮助了华夏特区的重建和制度管理。因为人口众多，丧尸潮的爆发在不足一月时间迅速席卷了全球，丧尸的破坏性行为导致水电停供，化工爆炸、核电泄露，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未感染的存活者数量骤降，不到原人口的百分之五十。由军部成员自发紧急成立的救援队在丧尸潮爆发时最大范围地救回了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不到百年之间，联盟成了华夏特区的最大管理和救济中心，便建立起地区驻扎基地方便联络和管理，成员由最初的紧急救援队分散调遣。城邦内民间流传，据一些被搜寻救助的幸存者称，基地建筑尤为特殊，进了以后除水声和风扇声等白噪音以外，没有任何外界嘈杂声，听内部人员谈话时所提及，这座建筑名为——塔。

五十年后，华夏特区情报处，702号公馆。

“啊——！”

年轻人躺在沙发上，一条腿被抬架在几案上，小腿半边肌理被炸伤，肌腱和皮肉连拉带扯，露出一截白骨，一旁的医疗师看也不看地把注射器往他腿上一戳。针管差不多有钢笔那么粗，戳在哨兵膝盖正下方，惊得他猝不及防地嚎了一声，伴随着一个膝跳反应。

安子谏淡定地抬了抬下巴，躲过了突如其来的凌空一脚，一巴掌把人的脚拍了回去：“躺好。”

“……” 苏孟老老实实地放好腿，半躺在沙发上不动，被打了恢复剂的伤口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脖子上戴着的屏蔽环噼里啪啦闪过一阵又红又绿的光，开始机械地报告身体各项数据：

“WBC白细胞总数，数值6.8，正常；RBC红细胞总数，数值9.74，正常；HGB血红蛋白，数值140，正常——”

啪。

“吵死了。” 苏孟一把摁掉了屏蔽环，“我有个问题很久了，这破玩意到底谁设计的？真丑得可以。”

“说话注意点，年轻人，”安子谏端着茶杯喝了口茶，“联盟技术部的审美没有那么糟糕，只是你的特别丑而已。”

“嘁。”苏孟鼻尖里发出道轻哼， “我本来就不需要这东西。”

“这里不是塔。”安子谏提醒他。

苏孟无所谓地耸耸肩：“没差。”

屏蔽环是用来屏蔽他们远超于常人的五感，否则会因为接收信息过多而导致精神图景紊乱，尤其是当身边没有向导控制其精神屏障时。非塔内环境下，成熟期的哨兵会觉醒屏障，而幼年期的则需要引导和佩戴屏蔽环。

这也是为什么屏蔽环在苏孟看来，等同于垃圾。

这位从十二岁时能力觉醒后便被送进塔登记的哨兵，是近五十年来最有潜质成为黑暗哨兵的人。

“先别急，”安子谏淡定地道，“知道自己为什么在702公馆而不是被扔回D区塔吗？”

苏孟挑挑眉：“又有新任务？”

腿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了，尽管没有完全愈合，但他仍然站了起来，并不感到疼痛。

“不完全是，” 安子谏冲他抬手，示意他坐下，“准确来说，是告知你一下这个任务行程。至于是否参与，你拥有绝对选择权。”

苏孟慢吞吞地说：“我记得上一次派我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上一次不是我，你记错了。”安子谏表情相当淡定，但完全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依稀记得是你带着高昂的奖金条件对说服我——”

“毕竟是你说的能者不受嗟来之食。”

“……”苏孟简直不可思议，“那我的假期？”

“你有绝对选择权。”安子谏微笑道，一句话堵得面前的人无话可说。苏孟满脸复杂的看着他操作了几下，连线终端很快在墙上投出了一块光屏。

屏幕中央一片漆黑，只有下方的进度条和时间显示说明这是一条视频。几秒后，视频终于出现了画面。

这大概是一个监控拍下发视频，无法判断具体在哪里，但能从环境和一些独特的仪器设备看出来，这是一个像实验室一样的地方。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人围着一个巨大的恒温箱，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但能看见周围的工作者们正不断记录着各种仪器上面的数据，时不时交谈着。这样的画面持续了将近五分钟后，所有的仪器突然开始出现红色的闪烁警报，很快数据停止了波动，墙面正中央的投影光屏显示了FAIL（失败）的字母。

实验失败。

视频戛然而止。

安子谏“咔”地敲了一下键盘：“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苏孟没有看他，而是紧紧地盯着光屏，过了一会儿后说：“倒回去。”

安子谏：“嗯？”

“倒回去，” 苏孟重复道，“3分42秒18，这里。”

安子谏不明所以，但仍然照着他说的做了：“这？”

苏孟不回答，手指节敲了一下，画面重新开始播放，然而没过几秒后就又被他暂停了：“局部放大，这里。”

等到安子谏放大视频的某处后，终于明白苏孟在看什么了——3分56秒27的时候，视频右下侧的一位工作者转身，露出了他胸前的牌子：编号100627。

这个画面只持续了不到一秒钟，加上视频本身清晰度并不太高，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个细节。

“这都能看见。”医疗师扯过一张便签，迅速写下100627这个数字，一旁的机械臂开始上下工作，敲了一串摩斯密码的电报向联盟发去。

“废话，”苏孟丝毫不谦虚，“我动态视力比你好应该不止十倍吧。”

很难解释这究竟是因为哨兵本身的五感还是因为精神体拟态带来的能力影响，安子谏倾向于后者，因为前者很像在挑衅屏蔽环的作用和功能，他暂时并不想与技术部的大佬们有什么冲突，防止收到一堆像苏孟屏蔽环那样大红大绿审美的设备。

惹不起。

“可以解释一下吗？”苏孟一屁股坐回旁边的摇椅上，“实验失败了，所以？”

安子谏从抽屉里抽出一叠报告，神情开始变得严肃：“视频不止这一个。”

“事实上，我们在收到这份监控视频的时候，还收到了另一份匿名的邮件，ip地址到现在仍然无法查询和追踪，也无法破解关于那个匿名账号的任何信息。”安子谏在操作台上点了几下，光屏跳出来另一个视频，“并且，视频还有后续。邮件上说，这并不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实验，而是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近期突然变得频繁起来。”

光屏开始播放另一段视频。

同一地点，同一实验室，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们扛着一个巨大的标本容器进来，很快将许多管子连接在上面，启动了各个数据测量仪器。抽干机启动将玻璃器皿中的液体抽去，露出隐隐约约一个蜷缩的人形。

苏孟瞳孔一缩：“人体实验？”

“是活体实验。” 安子谏的声音沉下来。

封闭的标本容器阻止了里面的试验体以任何方式出来的可能，而连接了不同仪器的管子正在不停地工作着，试验体正在里面不停地拍打玻璃舱门。容器外的实验工作者们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只盯着各仪器上冰冷的数据，在操作台和电脑上飞速敲打着，很快，容器中的试验者动作小了许多，白大褂们似乎送了一口气，下一秒试验者忽然口鼻喷血，接着整个实验室被仪器上闪烁着的警告红光给笼罩，视频结束。

“试验体的身份是前S特区基地的向导，级别A，不久前于一次任务失踪，精神体是成年形态的腹蛇。” 安子谏手指弹了弹报告，“从驻扎基地的特区分部建立以来，一直都或多或少有哨兵和向导在各种任务中失踪，702公馆虽然一直是最大的情报处，但最初建立的目的就是用于寻找过往失踪的哨兵和向导的。”

“精神网的联结追踪难道不能检测到他们的精神体或者向导素吗？”苏孟问。

“这就是问题所在，”安子谏道，“在战场或任何秘密行动中失踪的向导哨兵直接连着精神体一起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失踪的原因，因为无法探测到精神海的波动或任何向导素，最奇怪的是，精神网的联结哪怕断了也没有通知。”

“什么意思？”苏孟皱起眉头。

“伦敦塔无法第一时间得知有人失踪的消息。”

精神网是驻扎基地塔内所有的哨兵和向导的精神体登记数据网。哨兵和向导从能力觉醒以来就会被立刻送进总部的伦敦塔内登记，而后进行训练，每一个人的精神体、向导素等身体情况的详细数据都会被收编，传送给702公馆，加入已有的精神网，同时每天定时反馈，方便伦敦塔的人随时追踪和查看每一个哨兵和向导的情况。

而近期失踪的哨兵和向导，尽管精神网上的数据皆表明此人下落不明，但伦敦塔却意外地对此一无所知，因而没有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派人去调查。

“也就是说，702公馆的内部人员有问题。”苏孟说，“你们702公馆的事情，我们MIA掺和不了。”

安子谏看了他一眼：“你真这么想？”

苏孟冰蓝色的眼睛一转，医疗师猛地有一种自己被大型猛兽盯上的感觉，他看着苏孟打了个哈欠，显然意兴阑珊：“要是想我去追查那些失踪的哨兵向导，联盟可太看得起我了。实验室的定位也没有，如果认为失踪的哨兵向导是被有计划性的组织带走的话，实验室是唯一的线索。如果是要我顺着100627这个线索查下去看实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建议702公馆内部自行查找一下内鬼再审讯，要比我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会简单很多。”

安子谏叹了口气。苏孟站起身来，不再看医疗师：“702号公馆是华夏特区最大的情报处，你们承诺过会一直保持绝对中立。MIA的哨兵和向导失踪，塔里的人绝对不会放过组织，但不代表MIA有义务为你们的过失承担责任。”

“他们的失踪，你们最应该第一时间发现。” 苏孟冷声道。

“那如果我告诉你，失踪人员中有叶染呢？” 安子谏盯着苏孟的背影，拿出了最后的筹码。

轰——

天花板上的水晶灯瞬间爆开，带着沉重的金属链轰然砸在红木地板上。玻璃碎片像暴雨一样飞溅一地，摆放整齐精致的家具统统移了位，一片狼藉的室内凭空出现一直通体雪白的巨狼，体长将近三米，肩高过一米五，灰蓝色的下三白眼睛紧紧盯着安子谏。苏孟脖子上的屏蔽环同时瞬间大亮，发出刺耳的警报尖叫声，紧接着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滋滋电流声，几秒后变成了一坨烧焦的金属壳，从苏孟的脖子上七零八落地掉下来。

苏孟：S+级哨兵，精神体：北美白狼。

哨兵锐利的眼神像一把刀子从冰蓝色的虹膜里直插到医疗师脸上，把人给钉在原地。他抬手碰了碰脖子上烧焦的痕迹，咧嘴一笑：“这是威胁我？”

安子谏举起双手：“702公馆永远中立，绝无冒犯之意。”

“S级向导失踪却并未上报伦敦塔和联盟，702号公馆确实中立。”苏孟忍不住出言讽刺。

“精神网无法探测失踪的向导状态，但能显示你和他的精神联结仍然没断。”安子谏缓缓说道，“他是唯一我们能确定还活着的了。”

苏孟嘴角一掀，冷笑着盯着医疗师：“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白狼向前一步，喉咙里发出低沉的气泡音，下三白的眼睛半眯了起来，安子谏戒备地看着面前的哨兵。

“任务进行期间，702号公馆会为你提供所有需要的情报，并保证绝不外泄。”安子谏闭了闭眼睛，开口道。

从这一刻起，702号公馆便再也不是所谓的“中立”了。

半晌，苏孟终于抬脚走上前去，安子谏绷紧了脊背，见苏孟径直绕过自己，伸手拉开抽屉拿出一管向导素扎进脖子里。

白狼消失了。

苏孟随手一扔注射器管子，伸手弹掉脖子上一点屏蔽环的碎片，发出一声低低的笑：“好啊。”

2.

D区塔位于华夏特区的荒山边境，因其人迹罕至，环境恶劣，普通人无法生存而远离城邦闹市。而对于哨兵们来说，这无疑是建立塔的最好的地方。

702号公馆位于E区和S区的交界处的郊区，意味着苏孟需要跨越整个E区才能到达他的塔。当天苏孟直接乘坐直升机降落在E区和D区的交界边境。来自别区的任何交通工具都需要有入境通行证，因此直升机只能将苏孟送到那为止。从城镇到塔有将近200多公里，一路向西北，在边境的山脉底，所谓穷山恶水。

苏孟骑着重型摩托在没有人的路上飞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重机周身泛着金属工业风格的银色，前后四轮为全悬挂式，发动机几乎占据车身的一半——VIPER V10，最高达500马力，前双液压碟刹，金属光泽的轮轴和引擎盖上印着一个狼头图案。道奇战斧，这个车从几十年前问世后并无多少人尝试，因其最大的买点是速度最快能达到676km/时，2-5秒内速度从0飙至96km/时，而普通人无法承受巨大的冲击爆破点和侧翻的必然性，哪怕能够承受其高昂的价格，也宁愿选择投入雅马哈等其他重机的怀抱。

当然这一些东西都在丧尸潮第一次爆发的时候所剩无几，仅剩未损毁的几台重机也都回归了MIA和MFA部署。直到联盟体系成熟后，人们才又重新开始工业过去的工业打造，尽管剩余的资源寥寥无几，军事工业设计和理念并未失传，甚至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改造。

普通人无法尝试的东西，哨兵可以。

山脉和边境越来越近，塔外的特殊围栏也隐约可见，苏孟单手握车柄，另一只手从腿上枪套中抽出一把伯莱塔M92式，在轰鸣的钢铁机甲超高速行驶中朝天“砰”开了一枪，车身微微一斜，刹住，停在了荒野路边。

四轮重机为了获得更快的速度，哪怕是在拐弯的时候车身倾斜也不会超过20°，且四轮都着地，稳定性极佳，停下来时也不需要任何支架就能挺稳，看上去非常装逼帅气。

苏孟长腿从车上跨下来，拿掉头盔和防风镜，拎起背包走向路边丛林。

他此刻心情极差，很需要干点什么事情来发泄一下。

D区塔，静候室。

“操。”颜路躺在床上，发出一声极有素质的叹息。

躺在另一张床上的他的隔壁邻居转头看了他一眼：“注意素质。”

颜路费劲地抬起左边胳膊，去摸床头柜上的终端：“我原来以为我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地方，结果躺了几天，发现还是很怀念人类说话的声音。”

静候室供受伤的哨兵休息恢复，也供精神海受创陷入狂躁的哨兵慢慢平缓五感，是整个塔内最安静且隔音效果最好的地方，仅有室内风扇的声音，听不见任何门外的声响。

乔燃“呵”了一声，对于病友的吐槽不置一词：“病得不轻。”

颜路：“躺这么多天，老大也没来看我。”

乔燃：“我记得他好像没回来？”

颜路说：“直接被直升机吊走了，可能伤得太严重吧。” 他终于摸到了终端，摁下开关连线苏孟。

终端“滴滴”响了两声后，机械女声开始播报：“接到连线请求。连线对象：苏孟，S+级哨兵，精神体北美白狼，哦，这就是那位身高一米八五，连续三年蝉联D区塔‘最让人想和他结合的哨兵’排行榜第一名的MIA特工哨兵吗，哈，哈，哈。正在连线，请稍后——”

乔燃：“……”

颜路：“……”

你吗的，这是什么玩意。

乔燃震惊了：“我草？”

颜路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人生时刻：“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榜？我怎么不知道？”

“你就算上榜了也应该是倒数，”乔燃对打击队友这件事情轻车熟路，“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家向导给你的终端吧？”

“……” 颜路不可置信地望向乔燃，“我绿了？”

乔燃同情地说：“认命吧，输给老大是你的福气。”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颜路咬牙切齿，“我就说，在我面前那么端庄温柔，结果背后都在搞这些……”

“连线成功，叮——” 终端的机械女声响起。

“……些许英俊潇洒的老大。” 颜路话峰一转，娴熟地拍起马屁，还没拍几句，就被终端传来的巨大爆破音给打断：

“轰——！”

颜路：“……”

乔燃：“……”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显然把两个待在静候室内好几久没外出的哨兵弄得发懵，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然而没来得及说什么，终端另一头就接二连三地响起了爆破声，仿佛有人将弹药当炸爆米花似的玩，在众多火药制炸弹的沉闷爆炸声中，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砂炮一样的声音，很难想象那一边到底是在进行什么疯狂的仪式。

爆破声持续了将近三分钟，才渐渐消失，两个哨兵面面相觑，颜路艰难地挪动他在上一次任务中被捅穿了的上半身，凑到床头柜，对着终端小心翼翼地打了声招呼：“老大？”

终端里一阵嗞嗞电流声，显然信号不太好，几秒后苏孟的声音伴随着一些轻微的急促喘息传来：“哪位？说。”

乔燃和颜路同时松了口气，颜路简直热泪盈眶：“老大，是我啊。”

“你？你谁啊？”苏孟问。

颜路：“……你认真的吗老大？”

乔燃开始憋笑，肩膀一耸一耸。

苏孟轻笑一声：“开个玩笑，当然不是。说吧，连线我有什么事？”

“你去哪了啊老大？我和乔燃回来躺了好几天了，都没见着你人。”

“躺了好几天？”苏孟捏着耳线把终端塞进耳朵里，“真有意思，我去一趟702公馆到现在回来总共花了两天不到的时间，你们两个躺了好几天？”

颜路干咳一声。

乔燃敏锐地捕捉到某个关键词：“702公馆？”

颜路立刻反应过来：“什么意思？这帮人不是中立吗？怎么会让你过去？”

乔燃：“先不说这个，你从702公馆回来，是有新任务了吗？”

“恭喜你，答对了。”苏孟吹了声口哨，“等我到了再说。”

“老大你来了？”颜路和乔燃交换了一个眼神。

“从我这到塔的大门大概7公里，静候室在五楼，我现在出发到静候室只需要八分钟不到的时间。”苏孟长腿跨上道奇战斧，马达轰鸣两声，眼睛闪过一丝寒意，“通知其他人集合，我们有的是事儿干了。”

颜路和乔燃对视一眼，齐声道：“是。”

苏孟对时间预判相当精确，在倒计时显示七分五十秒的时候准确到达了D区塔五楼静候室。推开门的一瞬间，梁晖正坐在颜路的床上和唐宇三人斗地主，付乘风坐在床头边，捧着计时器和乔燃一起盯着屏幕上的数字，被苏孟的开门声惊得差点跳起来。

一身硝烟味的苏孟走进来，伸手抽走了付乘风手上的计时器，按了个暂停，顺带开了屏障隔绝自己身上的味道。

“7分59秒，八分钟不到，”苏孟把计时器扔回给付乘风，“你们两个谁输谁赢啊？”

付乘风一脸便秘的表情：“……我靠。”

乔燃咂咂嘴，满意地拿走了桌子上的两根烟：“Nice。”

旁边床上的三个飞快地将斗地主扑克牌收好，唐宇面色淡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做过一样，颜路向来脸皮厚，梁晖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尴尬，直接第一个开口：“老大。”

颜路从苏孟出现在门口开始嘴就没合上过，这下终于说了完整的话：“我去，老大你牛逼啊，说八分钟不到就是八分钟不到，佩服佩服。”

苏孟对他常年屁话已经有了免疫，从旁边拉了一张椅子坐下，说：“好久不见啊。”

MIA-017队众人：“……”

两天不到的时间，什么好久不见！

付乘风小心翼翼地接话：“冒昧问一下，老大，您刚才干嘛去了？”

苏孟：“刚才？”

付乘风点头：“乔燃说从终端里听见了你玩砂炮的声音。”

乔燃：“……”

你吗的，卖得真特么熟练。

刚炸了一片红海森林发泄的苏孟此刻心情稍好了一点点，居然有耐心回答了这帮人的屁话：“刚才确实在放炮。”

付乘风：“……啊？”

“别啊了，啊什么啊，” 苏孟从口袋里拿出微型光脑，投放出一个光屏开始播放那两段实验室的视频，“有紧急任务。”

小队众人顿时收起嬉皮笑脸，唐宇搂着颜路把他扶起来，靠在病床的靠板上，随机开启精神屏蔽，将六个人的精神海都囊括了进去。

“702号公馆给予了我们两条重要线索，我们长话短说。”苏孟边说边抠了下脖子，刚结的痂有点痒，“我们需要找到正在做缺德实验的实验室，关于实验室我暂时只知道一，基本可以判定过往失踪的哨兵和向导的下落就是实验室，二，实验团队中有一个人，编号为100627，这是唯一我们知道的关于研究团队人员身份的线索。”

梁晖皱起眉：“你是说，有组织在利用哨兵和向导进行实验？”

苏孟颔首：“活体实验。”

乔燃睁大了眼睛：“活体？”

颜路：“哨兵和向导做活体实验？这是他妈是人干的事情？”

苏孟十指交叉，身体微微前倾：“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明确搜查方向。”

光屏上被分成好几块，分别显示了华夏特区的大地图和各个区域地图，标明了ABCDEFS。

丧尸潮爆发后，联盟重新建立无异于灾后重建，所有原先唾手可得的食物资源变成了需要实验品来代替，例如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从各种肉类、奶制品和淀粉变成了固体的压缩营养膏和浓缩的液体营养剂，淡水也成了政府定期提供的珍贵资源。每个区都有联盟分部下的实验室，分别做着不同的工业。华夏特区联盟下一共分布了七个特区，A区和F区监控陆地和稀缺水资源；B区检测空气和空管；C区和D区重军事工业，也是MIA特工和军方部署MFA的总部所在地；E区和S区重医疗药物和情报管控。

这就是为什 么702号公馆所在地位于E区和S区两区交界，这样就可以同时手握医疗和情报两大重要政治资源，维持其中立的态度。

大致上说， CD两区是相比之下最不太可能出现活体实验室的地方，因为MIA特工总部和MFA军部的原因，CD两区基本是在政府眼皮底下，城邦建立后普通人们靠政府救济，而非有能力做事的非普通人们统统都进了塔里，登记在精神数据网中，受伦敦塔监视。

伦敦塔即中央塔，掌握着所有哨兵和向导的动向，同时也负责联络总部和政府。

哨兵和向导总数只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不到，是非常稀有的高阶能力拥有者，而伦敦塔建立的初衷，就是防止有哨兵和向导利用自己的能力做一些不好的行为。

——或者说，失控。

付乘风迅速作出假设：“会是在E 区吗？用来做医疗药物方面的研制？” 毕竟E区有最庞大的医疗系统和生物相关资源，活体实验这样需要高精密仪器和实验室的，要论怀疑对象，E区是最合适的。

乔燃摇摇头：“恐怕不只是医疗实验。事情应该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

唐宇眼神微凝：“如果是单纯的医疗药物，绝对不会出现用人来做活体实验，更不会用哨兵和向导超常人的体质来做试验体，绝对不是常规的实验室——”

他话说到一半顿住，过了一会儿又道：“用哨兵和向导的超常人体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看向苏孟。

苏孟手指节轻敲在桌面上，没说话，仿佛陷入了沉思。

老大没说话，017队众人也不敢出声，然而并没有别的线路供他们串思路，只能瞎琢磨，转而开小差。

差不多五分钟后，苏孟回过神来似的扭扭脖子，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没有头绪我们也无法准备，我一会儿会把所有线索资料发给你们，不用等到乔燃和颜路两个人痊愈再着手开始调查，要提前。702公馆承诺会给我们提供情报，一旦有重要线索突破，我们就立刻启程。散会。”

众人纷纷应道：“是。”

乔燃和颜路两个人留在静候室，唐宇向塔内系统发了邮件，申请留在静候室一天陪颜路。苏孟离开静候室后便走向电梯，他需要立即洗个澡去掉身上的硝烟味。梁晖和付乘风同他一起，并排走在苏孟身后。

“老大，冒昧问一下，你脖子上的这个，什么情况？” 梁晖问。

“屏蔽环炸了。”苏孟言简意赅。

梁晖啧了一声，小声吐槽：“702公馆还给你套这玩意……挺警惕……”

“那放炮到底是……？”付乘风趁机跟上。

“呵，”苏孟咧咧嘴，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付乘风和梁晖脊背唰地蹿过一股凉风。

下一秒，他们就听见他们老大脸色冻得吓人，硬邦邦丢下一句话，颇有咬牙切齿的意味：“前男友失踪，我放个炮铭记一下。”

平地一声惊雷起。

电梯叮地响了一声，苏孟走进梯舱，留下梁晖和付乘风两个人满脸震惊，石化在原地一般，看着电梯门缓缓关上。

3.

哗哗的水声在浴室里响起，蒸腾的水汽充盈了整个狭小的空间。苏孟站在花洒下，闭着眼睛任由水流冲刷。温热的水流经过他脖子上身上的灼伤，周围皮肤登时红肿起来，一片接着一片。冲水的人面无表情，显然对疼痛无动于衷。

二十分钟后，水声渐止，苏孟关掉花洒，长长舒了口气。他推开淋浴间的玻璃门，并未立刻用浴巾擦干身上滚落的水珠，而是伸手抹了把雾气氤氲的镜子。

苏孟抬手拢拢发尾，拧下一股水，发梢已经从黑色褪成了焦糖色，可见染发剂的质量并不是特别好。镜子里年轻的哨兵五官立体，鼻梁高直，下颌骨线条利落，皮肤很白，最有特点的是冰蓝色的眼睛。单看眼型，应当是相当招蜂引蝶的桃花眼，眼皮很薄，浅色的睫毛密而厚，然而下三白的眼瞳彻底破坏了桃花眼应有的清纯无害，常显得冷漠和沉郁，反而加重了他身上那股冲破年龄桎梏的攻击性和锐气。常年不间断训练下的肌肉匀称精悍，他不是那种肌肉蓬发的壮硕型，线条流畅，肌理匀实，腹肌垒块分明，左肋骨下有一道浅色的瘢痕，肩颈线条延展优美，锁骨平直，不魁梧厚重，但极具爆发性力量。

此刻这具荣登“最让人想和他结合的哨兵”排行榜榜首的肉/体前胸后背、腹部腰部皆布满了灼伤,因为热水而产生的大面积红肿，但被热水浸润过的肌肉此刻得到了舒缓，只剩下轻微的酸痛和随着血液一起充盈而上的疲惫感。

苏孟抬手打开了换气扇，撑着大理石的洗脸台抬起脸，拿了条毛巾擦头发。俯身时脖子上挂着的吊坠凌空又荡回去，贴回胸口——一块翠绿色的鳞片。

叶染……

“这个送你，”十五岁的向导扯下一片鳞放到哨兵掌心里，纤长的手指沾着粘稠的血，“之后就不再见了。”

“你干什么？”苏孟盯着他问。

“告别。”叶染苍白的脸上露出点无奈的苦笑，“拍卖明天就开始了，我们会分开的。”

“不会，”苏孟说，从叶染手上抓过鳞片，“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拍卖不会单卖被迫分开的向导和哨兵。”

叶染笑起来：“是吗。”

“不是吗？”十五岁的苏孟睁着眼睛，上前去抱叶染，褴褛的袖子下手臂遍布血痕，“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

叶染伸手回抱他，眼前模糊一片：“靠我们自己吗。”

“靠我们自己。”苏孟笑起来，“离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回来。”

……

“跑！快跑！”苏孟疯狂地跑着，半边脸上站着干涸的血迹，浑身上下皆是大片大片的暗红色。他光着脚跑过一片狼藉的实验室，脚底被碎玻璃扎出无数细小的伤口。

他回头去找他的小向导：“叶染！”

“跑！别回头！”叶染在铁笼里向他喊，背上的伤口迸裂开，流出汩汩的鲜血，“快跑！”

快一点，再快一点。

精神屏障最多撑到拍卖开始前一秒，拜托了，再快一些。

黑色的幕布仿佛能吞噬隔绝所有沾满血腥贪婪的欲念，金碧辉煌的拍卖场是奢华而高雅的剧院，席上道貌岸然的慈善者是优雅的听众，台前幕后是铁栏之间，有人用金钱买得漂亮的半成品试验体亵玩，有人以实验体承受的百般折磨换得买主们的千金一笑。

苏孟终于跑不动了，风箱般沉重的呼吸让他胸腔剧痛，喉间漫上血腥味，疲惫和黑暗仿佛粘着性地从各个地方向他涌来，淹没他全身。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手脚并用多爬了几米，一头栽进了荆棘丛。

尖锐的棘刺穿破了他的皮肤，苏孟脸埋在草地里，耳朵隐约听见从地下传来的震动——

“欢迎来到地下之城，我们一年一度的盛大拍卖即将正式开始！”

不，不……我们不会分开的……

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划开了他的左半边身体，顺着伤口进入体内，苏孟抬起手掌去摸，却将东西推得更深了，卡进了肋骨中间。浑身的疼痛和失血使他痉挛般抽搐着，支撑不住耷下的眼皮。

拍卖场后台的铁笼里，少年向导金黄色的眼瞳骤然失焦，鲜血从眼眶里缓缓流淌而下。

无数裂缝爬满了屏障，精神海震颤起嗡嗡的声响，脑袋里四分五裂的剧痛撕扯着他的神志，被强制半拟态下的蛇尾轰然碎裂，化为了细瘦的人腿。

……

“滴滴滴——滴滴滴——”

苏孟猛地睁开眼睛，呆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在浴室里睡着了，洗澡前摘下来的微型通讯器在洗脸台上滴滴响。

苏孟抹了把脸，伸手捞过通讯器，接通连线：“是我，苏孟。”

“你看到我发给你的东西了吗？”安子谏问。

“还没，”苏孟起身，“怎么了？”

安子谏语速飞快，听上去很赶时间：“我整理了近三个月里每个区的人流出入境数据和各区之间的消费交易占比，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你看需要去一趟A区。”

苏孟：“知道了。”

安子谏掐掉了连线。

换好衣服之后，苏孟打开电脑先看了一眼时间，发现自己在浴室只是睡了二十分钟，松了口气，点开了安子谏给他发的一个文件。

常年屏蔽塔群的苏队长无视了群聊的999+，飞快地将文件下载了备份到自己的私人光脑里 ，然后删除了安子谏给他发的文件记录。

文件显示的是一个密密麻麻的数据表，苏孟粗略地扫了一眼，翻至最后一眼，果不其然看见了安子谏的几条批注：

- 「四月中旬至六月初，A区和S区的人流量较大，A区多为入境，S区出入较为平均。」

- 「A区在六月初过后人流量降至原先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并且多数为出境。」

- 「A区与E区的人流往来较为频繁。」

安子谏是个不说废话的人，苏孟深知这一点，这三句话显然非常重要。他看着三个区的数据表和安子谏留下的三句批注，皱着眉，飞快地将数据表往上拉，将A区S区和E区的数据单截出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而后在“四月中至六月初”这一段地方停顿了一下。心头泛起一点诡异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心深处告诉他：你记得这个，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苏孟忽然有了种奇怪的直觉：实验室或许就在A区。

他们先前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S区和E区上，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只要是与任何实验、尤其是生化搭边的，一定和E区有牵扯。E区S区苏孟都不陌生，叶染就在S区塔，而E区是他们曾经待过很长时间的地方。

但直觉告诉他实验室并不在E区，而是在A区，是离S区和E区最远的一个区。

联盟总部基地和政府几乎都聚集在E区中心，因为过往搜救出来的幸存者们都会被第一时间送往医疗中心，因此E区既是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也是最繁华的城镇。各区的贸易都会经过E 区，因为医疗生化实验需要大量的资源。A区距离E区最远，毋庸置疑的是除CD外最荒凉的区和城镇。

这才是苏孟怀疑但无法断定的一个点。

他静坐片刻，忽然拿过一旁的终端，拨通了塔内连线：“我是苏孟，请求连线S塔。”

数千公里外，A区荒郊。

“呼——”

大货卡车沉重地压过黄沙土地，扬起漫天的尘沙，缓慢地在锈迹斑斑的围栏旁停下。司机叼着烟，下车到路边的杂草丛里站定，解开裤上的绳，几秒后草丛中响起了淅淅沥沥的水声。

“这破地方，”司机边放水边四处远眺，咬着烟对着旁边啐了一口，“一群狗操的卑鄙小人，长得穿得人模狗样，尽干些不是人干的事。”

说完系好裤袋，还甩了甩手上沾上的液体，走回了车边。

车上还有两三个身材精瘦的男人，正合伙把货车后运输高栏上面盖着的黑布掀开。这辆货车显然改装过，运输高栏被改成了密不透风的黑色钢铁板，里面时不时传来一些碰撞的声音。一个伙计将门开了一条小缝，从车上拖来水管，塞进去一阵喷洒，也不管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承受如此高压的水柱。

大概冲了将近三分钟后，伙计撤出水管，一把摔上门，深色粘稠的不明液体混着水从门缝里淌下来，混合着扑面而来的腥臭。几个男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看也不看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车旁围城一块开始抽烟闲聊。

司机优哉游哉晃回来，他看起来是个领头的，一见到他几个男人立刻凑上来“宗哥” “宗哥”地叫，给他递烟点烟，“宗哥”摆摆手拒绝了。

“宗哥，我们离到那还有多远啊？”一个小伙子问道。

“早着呢，”宗哥不耐烦地挥挥手，“那地方难找得很，我跟你们说，这帮人鬼得很，城镇道路每年都改新一次，这货也是一年一次，搞得老子每年去同一个地方也记不住到底怎么走。”

“不是说咱们这货有特别的道走吗？”

“特别的道？特别难走的道！”宗哥呸了一声，“这车里的东西你们都看见了？都他妈一群丧尽天良的畜生！”

“确实确实，这么恶心的玩意儿，我看了都嫌碍眼。”

宗哥脸上肥肉一抖：“老子说的是卖这些东西的人！不是说车里的这些东西。”

他说完顿了几秒，又悻悻地道：“不过那些东西也确实挺恶心的。”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抽烟聊天的功夫，谁都没注意到，车的舱门无声地开了一条缝，紧接着一道影子闪电般窜了出来，轻手轻脚将门关好，隐入了车底。

年轻人像只壁虎牢牢攀在货车底盘上，手里捏着跟细细的铁丝，正飞速地将连接钢板和主梁的铆钉给拆下来。螺栓掉落在他掌心，没发出一点声音，冷色调肤色的手在灰尘和油污的钢板下衬出一种不正常的白。他看起来也很排斥那些污浊的杂质，触碰任何东西之前总是小心地先用指甲敲敲点点，干涸的固体则无妨，黏性的液体则会被用铁丝的另一头挑开。

“哎呀——”宗哥伸了个懒腰，抬动脚步向车走来，“该走了该走了。”

在车底盘的年轻人耳朵动了动，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螺栓和中间X型钢板的夹角铆钉被他统统拆了下来，放进了嘴里。他动作很轻，迅速而无声，紧贴着底盘从与地面的缝隙里观察着车边人的动向。

“都走了都走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吆喝着，“上车了啊。”

七八只脚从运输舱边向车头移动，年轻人屏息凝神，绷紧浑身肌肉，缓缓向后面移动，准备像出来时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去——

“宗哥，咱还要像之前那样检查下货吗？”

“诶对，差点给忘了。”宗哥一拍脑袋，

年轻人闭了闭眼睛，轻吸了一口气，手心无声地覆上了底板。

开门声响起，宗哥下地后从车头往后走，鬼使神差般低头看了一眼底板和地面的缝隙，不过没发现什么异常，只见到什么金色的东西一闪而过。

“我眼花吧，”宗哥摇摇头，正要走，又猛地回头，“不对，万一是火星子就糟糕了。”

他再度俯身下去，这一回他没看错——一双黄金瞳正与他静静对视，如蛇般丝毫不带感情，漠然地盯着他。

“啊——！”

宗哥惊叫声响起的同时叶染一巴掌拍在底板上，箱门应声而开，十几只浑身粘稠血浆的活死人拖着沉重的链条，前仆后继挣扎着破门而出，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啸！

叶染当机立断，松手、落地、滑出车底盘、一手捞起宗哥，原地起身跳跃；另一只手抓住车顶的边缘，眨眼间将宗哥带至车顶，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爆发力惊人，姿态优美，宛若反重力般轻盈。

他一把将宗哥扔在车顶，三两步跨至车头，一手抓着顶端边缘，另一端手肘击碎玻璃，从里面拽出一个已经进入冰冻状态的男人，扔鱼一样扔向车顶，对里面的人说：“出来啊！”

几分钟的时间里丧尸们已经因嗅到了新鲜活人的味道而从车尾移动聚集到了车头，腥臭冲天，然而几个小伙子颤颤巍巍地移动到窗边，个个惊魂未定，手脚不听使唤，根本无法正常行动。

叶染皱着眉，正准备一把将离车窗最近的人先行拉出来，脚踝一凉——一只布满血污的手手指碰上了他的脚，长而尖锐的指甲即将刺破皮肤——叶染松开手，抽回脚踝，一脚踢烂了抓着他裤腿的丧尸的头，借着一排的头，他脚下发力，凌空三百六十度翻身，滞空瞬间从腿上抽出枪，干脆利落对准下方连扣三下扳机：

砰！砰！砰！

三个丧尸被精准爆头，叶染落地，打滚起身，迅速与丧尸群们拉出一段距离，然后举枪，连爆七八个丧尸的头。

还有三个。

叶染飞快地换了弹匣，结束了这场战斗。

这群丧尸因为手脚上锁铐的缘故，行动缓慢，且关节僵硬，对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来说都毫无威胁，但事发突然，像宗哥这样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对紧急状况作出相应的动作。

叶染跳回车顶，将几个在车里瑟瑟发抖的人一个个拽出来扔到上面，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蜷缩成一团的宗哥和他手下。

宗哥快要吓死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看似清瘦单薄，却能单手将他这个体重近两百斤的人整个拎起来再往上扔，扔那几个瘦的手下就更轻松了。年轻人长了一张堪称漂亮的脸，骨相凌厉，线条利落又不显刻薄，皮肤是近乎剔透的瓷白，眼型狭长，眼角微翘，黄金色的虹膜中央是细竖的瞳孔，看久了让人感到脊背发寒，唯眼下的卧蚕为这张清冷淡漠的脸稍稍添了一丝亲和力。

“你……你……”宗哥颤巍巍，“你”了半天也没你出一句完整的话。

叶染看起来毫不在意，扫了宗哥一眼，开口：“你知道那是什么？”

“什么？”宗哥问。

叶染指指下面被他打成烂泥尸堆的丧尸躯体。

”不……不知道。“宗哥老老实实回答。

“嗯？” 叶染声音有种冷调的质感，因为长时间未进水或是刚结束战斗的缘故，有点点喑哑，听上去像植物叶子上覆的薄霜。

“那你知道这一车的运过去是为了干什么吗？”

宗哥低着头，哆哆嗦嗦地说：“那当然知道，拿去卖的啊做研究的啊，干什么的都有。”